



◎ 史丹利

炸雷不怕,选择不装

◎ 南妮

《来电狂响》是拷贝意大利影片《完美陌生人》，仅仅半年，在对意大利中产阶级的虚伪、意大利婚姻的脆弱还惊叹未休时，低成本、高冲突的室内家庭喜剧构思，让中国编导学去了，且迅速且聪明。

都是手机时代，手机王国，但是，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中国，人心有相似，国情却不同，拷贝不走样是不可能的。

3 对夫妻与一个单身汉共同参加的晚宴，有人提出把各人的手机都拿出来，打开免提，信息公开……谎言与奸情，真相与窘迫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完美的夫妻，和谐的家庭，哪里有？——只有未曾谋面的陌生人是完美的。心理医生治不好自己与家里人的心病；华丽富裕的中产夫妇，其完整原来是装给人看的；热情似火的“忠妻狂”早就暗渡陈仓。即使没有手机这颗雷，我们也明白“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手机大爆炸，只是让人叹息一分钟就可以揭开一个人的假面；二分钟，五好家庭变成问题家庭。道貌岸然与虚伪粉饰带来的惊悚，正是《完美陌生人》好看的戏剧张力。它揭示生活的无奈与人性的复杂。

《来电狂响》也是三对夫妻，马丽演的剩女替代了同性恋单身汉。

那些男男女女，衣装神态语言心理更接近当下中国的普通阶层。

吴小江、李楠是掐得最厉害的一对，也是最不可能分手的一对。《完美陌生人》中，丈夫顶替妻子的车祸之后，两夫妻的心理开始变化，各自外遇，貌合神离。现在《来电狂响》去掉了车祸的情节，人物与人物关系就平面了。也有妻子李楠与网友“情色语言”在手机里曝光，也有李楠要打听的养老院信息，让人可以理解吴小江的暴躁，“我妈给你带来两个孩子，你要把她送养老院？”——长着一张似乎对当下一切都不耐烦的脸的吴小江，也有点让我们不耐烦。虚伪可以撕开雍容的假面，让人或痛恨或怜悯，而平凡的李楠也只是无聊了一点。

《完美陌生人》最后的结尾，各个收获

了真相之后，既不离婚也不出走。仿佛核桃的壳瞬间砸碎又瞬间并拢。这是佳构也是慧心。而在《来电狂响》中，封闭的结构变作了开放。女主人戴戴不愿再与教授男主人装没离婚，开车离家。佟大为演的剧作家贾迪，一面向富家女娇娇求婚，一面与娇娇的闺蜜上床，当手机将娇娇闺蜜怀孕的事情捅了出来，娇娇表示原谅贾迪，而贾迪却不愿意再“装”。

“不愿再装”，——装纯情，装忠贞，装精英，装有前途，装混得好，装和谐美满……拷贝本土化的灵魂即在此处。《来电狂响》向《完美陌生人》的逆袭与反转就是，它放弃反讽，选择真诚；它拒绝玩味，走向率性。

中年的欧洲导演，青年的中国导演。前者要老辣，后者要热情。

一些室外镜头的安排，也是要打破室内剧的严谨与紧张，而突出影片貌似生活流的感觉。送外卖的小伙子，吃外卖的手工劳动者，吴小江母亲拍视频留遗嘱，娇娇与阔别的买车之争，性侵马丽的某总之死……或温馨，或无聊，或恶报，编导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就如贾迪最终的选择使我们肃然起敬。靠别人买车总是一种屈辱。“自己的小孩自己能够养下去。”——对自己的信心是从不装开始的，踏实的生活是从拥有自尊开始的。

也可以将《来电狂响》看作《完美陌生人》的青年版，演员年龄与社会阶层莫不如此。青年人的不装是青年人的自信；中年的、中产的，来日无多，只能维持体面，狡猾去装。



宫崎骏过时了吗？

宫崎骏的经典动画电影《龙猫》终于在国内公映了。为纪念首映三十周年，吉卜力工作室将原始胶片转成数码版，进行修复与重制后公映。中国版海报在映前大获好评，龙猫肚上的月牙形斑纹宛如莽原，两个小女孩埋头行走其间，只露出两顶小小的圆帽子，自然神力与幼小童心映衬交织，让人倍加期待。

不料上映首日就遭遇口碑两极化，一部分人不喜欢，认为“沉闷无聊”“名不副实”“逻辑不通”……另一部分人很喜欢，“内心是有多温柔细致才能画出来的动画，每一帧都是描画世上所有的美好、灿烂的童年、绚烂的夏天，还有可爱的小伙伴”，看到影片惨遭恶评，“突然真情实感地为这个时代感到深深的悲哀和厌恶”。

抛开新片与老片的争议，单说画面在大银幕上的还原，实在不输给当下 2D 动画新片。当然 3D 动画又另说，片方也没有强行重制 3D 效果，而是以原貌呈现三十年前的观众第一次看到时的模样。自然的绿色、灿烂的阳光、清澈的水和流动的空气，如未加过度装扮的儿童脸庞扑面而来，气色生动，神态鲜活。到了夜晚，神秘狂风大作，阴影笼罩夜空，小破屋摇摇欲坠，似乎随时会被狂风卷走……巨大的黑色阴影里有不同层次的亮度：年轻的父亲，天真的孩子，怀着未知的忧虑，拼命大笑着用笑声对抗外在的恐惧，粉红的脸庞因笑得太过用力而略显凶狠——那是向变化莫测的可怕森林发出的、拼了命也要好好活下去的宣告。如此积极乐观的画面在任何时代都很难说是过时的。

至于画面背后所呈现的内容情节和精神内涵，其实可以归入宫崎骏擅长用动画讲述“孩子拼命守护父母”的主题。斩获奥斯卡和柏林金熊奖的《千与千寻》里，少女目睹父母因贪吃而变成了猪，历尽千辛万险让父母变回人类返回原来的世界。《龙猫》中父母遭遇的危险则比较轻微，母亲患病住院，父亲要上班，两个孩子担心的是母亲的病情不要加重，早点回家；父亲下班不要淋雨，准时回家。就是因为这样朴素、日常、微小的心愿并不能每天都能顺利实现，而导致种种孩子们备尝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忐忑心情。

乖巧的姐姐带着伞和淘气的妹妹去车站接父亲下班，等了太久，父亲还没有出现，巨大的龙猫出现在身边，蠢萌地顶着一片小树叶挡雨。在这一班车和下一班车之间彷徨等待的间隙里，这一小段时间里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其间经历的心理考验和精神追问甚至足以铸造孩童的心智。姐姐向晚归的父亲兴奋地讲述偶遇龙猫“又吓人又开心”的经历，和妹妹初次掉进龙猫洞时的兴奋一般无二。另一场重头戏发生在医院发来语焉不详的电报，妹妹抱着刚摘下来要送给妈妈的玉米不顾一切奔去医院却迷了路，姐姐倾尽全力奔走寻找而未果，天色渐黑，恐惧笼罩，她抱着唯一的希望求助于龙猫，龙猫巴士的下一站指示出现妹妹“小梅”的名字而不是任何地点——真正的童话里，终点从来都不是地理坐标，而是心里的人名。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宫崎骏总是将孩子们信赖且寄予希望的事物以及他们奋力冒险其间的世界加上一抹神秘可怕的色彩，这是一种理念，或许黑色童话才是成长教科书。无论主人公多么年幼，哪怕她只有三四岁，哪怕她还不知恐惧为何物，都不得不经历恐惧的历程，不得不知晓“怕”是怎么回事，然后依然去拼命争取，奋力守护，才有可能获得真实的成长。有手腕，有力气，有耐心，又温柔，又细致……如此直面人生的童话故事，在任何时代都很难说是过时的。

意味不明的寻找，趣味缺失的旅行

◎ 程波

“公路喜剧”作为一种融合类型，近些年在中国当代电影类型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公路”和“行走”可能具有的文艺“意味”，我们从《芳香之旅》《冈仁波齐》《阿拉姜色》《寻找美登》《无人区》《冥王星时刻》等电影中能体味出来；“在路上”所具有的喜剧“趣味”，我们也能在《走到底》《后会无期》《落叶归根》《人在囧途》中直接感受到。不仅仅是中小成本电影，后来的《心花路放》《泰囧》《港囧》《印囧》等“商业大片”也会借助“在路上”的走走停停，串珠式情节结构来铺陈喜剧情节，这种策略本身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在类型探索和融合的视角下，是值得尊重和鼓励的。不过，带着什么样的故事上路，一路上的“风景”如何，决定了“公路喜剧”是否真的能让人开心起来，甚或思考点什么。

《断片之险途夺宝》架势不错，有“大片”的模样，有葛优、岳云鹏、潘斌龙、小沈阳、包贝尔等一众“大牌”喜剧明星，也有空间跨度很大的“异域风情”和全天候“陆海空”场景，不过很可惜，这样的架势最终成了空架子，电影“大片”秒变广告“大

片”，甚至一语成谶，真的成了“断片”了。三个男主人公，带着一个因为“喝断片”而犯下的错误（把海洋公园的海豚宝宝当作模型快递给了一个内陆国家）这个不仅荒诞而且逻辑有问题的问题上路，要去把海豚找回来。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不能因为喝断片而留白的剧情，就真的不需要向观众做合理解释了，就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个看似有戏剧性但实际上非常脆弱的上路的“动力”，让这个电影具有了“先天不足”，阻碍了观众对人物上路动机和寻找动作的认同。一路上，三个人坐船、落海、遇海盗、乘飞机、飞机失事、遇到独裁的“怪总统”被奉为宾客，又被贬黜，进而被一群草原的民众搭救收留，然后他们从总统手里抢回了海豚，顺带手地帮助民众推翻了总统的独裁统治。应该说，电影的主题非但不明确，而且还在“随时”地滑动，其“意味”也跟着情节发展“顺嘴秃噜”着：找海豚嘛，该环保就环保一下；遇到好人坏人，阻碍者帮助者，就有点人性意味吧；到了草原，就歌颂一下母亲；到了总统府，就讽刺一下独裁者。主题如此，你更不可能期待三个人在旅程中的成长变化和“人

物孤光”了。

从卡司上看，这个电影的初衷是想让观众“笑”的，喜剧的趣味主要还是要靠剧情和情境，诸如演员的个人魅力、段子等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很可惜，《断片之险途夺宝》很难让人发自内心的地笑，剧情塌了，演员和段子都救不回来，何况演员也不出彩，段子也不好玩。即便是葛优，似乎也不过还是“非诚勿扰”式的葛优，岳云鹏和小沈阳都是他们的寻常模样，包贝尔似乎还在“西游记”里。从视听元素上说，有些环境和风景好像还算用心，但也有着很浓重的“广告气”，这让笔者想起前些年一部标榜自己是“华语公路片杰作”的电影，实际上是一部当时刚上市的越野车的广告片，出自一个广告导演之手。

据说，本片的某位主演是因为合同所迫才出演的。如此这般，一场意味不明的寻找，一次趣味匮乏的旅行，使得这个电影项目显得是“生搬硬套”出来的，塑料感十足。在中国电影一边要应对寒冬，一边又要拿票房 600 亿鼓励自己的语境中，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走心，肯定也走不好路。